

读史兵略

讀史兵略卷十五

益陽胡林翼纂

通鑑

簡文帝咸安二年 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猛辭章三四上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
猛爲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已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
猛剛明清肅善惡著曰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
旅官必當才刑必當非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堅
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陽平公融嘗
坐擅起學舍爲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尙書郎
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泰不起至是融
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泰乃從命至長安事遂得

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爲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

孝武帝甯康三年 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爲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猛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伏惟陛下威烈振乎八荒聲教光乎六合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

胡氏曰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

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

人患

胡氏曰後卒如猛言

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

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耶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太元二年

初中書郎郗超自以其父情位遇應在謝安之右

而安入掌機權情優遊散地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

謝安以兄子元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眾舉親元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眾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元共在桓公府

胡氏曰桓公謂桓溫元同府

見其使才雖履屐閒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元募驍勇之士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

銳爲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

胡氏曰晉人謂京口爲北府謝元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

號北府兵者

敵人畏之

三年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武衛將軍苟萇尙書慕容暉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楊安帥樊鄧之眾爲前鋒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帥眾五萬出南鄉苟池毛當王顯帥眾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丕督諸將攻中城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眾十倍於敵糗糧山積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秋七月秦彭超請攻沛郡

太守戴遂於彭城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爲征南基劫之勢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毛盛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五萬鎮姑孰以禦秦兵秦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魯陽關在汝州魯山縣西南三十里接南陽府南召縣界南鄉今浙川廳武當今均州襄陽在漢水南岸彭城今徐州府淮陽今清河縣盱眙今盱眙縣魏興西城皆在興安府

四年春正月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爲後繼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眾而爲一城者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皓江山險固易守難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

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皓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

胡氏曰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皓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鎮皆上疏以諫

堅乃止

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眾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丕命諸軍進攻之二月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兗州刺史謝元帥眾萬餘救彭城軍於泗口欲遣閒使報戴遂而不可得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元遣之泓爲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僞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爲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畱城謝元揚聲遣後軍將軍何謙向畱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遂帥彭城之眾隨謙奔元超遂據彭城三月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眾三萬擊巴中

以救魏興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爲秦將張紹等所敗亡七
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
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
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已於後吉祖沖開口而死何晉
氏之多忠臣也胡氏曰周虓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秦毛當王顯帥眾二萬
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
內史毛瑬之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於三阿去廣陵百里
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石安之
弟也謝元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
元與田洛帥眾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元遣何謙
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元與
何謙戴遂田洛共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以身

免元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謝安爲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爲政務舉大綱不爲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畱城在徐州府銅山縣西北巴中卽重慶

府巴西卽保甯府巴東卽夔州府三阿胡氏云今寶應縣涂中今滁州淮陰今清河縣淮橋當在淮安府君川據注在盱眙縣

北六里

五年 初秦北海公重鎮洛陽謀反秦王堅命呂光執送長安赦之春正月復以重爲鎮北大將軍鎮薊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重之弟也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犁耳自以有滅代之功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堅以洛爲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不得入爲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於是自稱大

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爲幽州刺史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
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
夏四月洛帥眾七萬發和龍堅召羣臣謀之呂光曰至親爲逆
天下所共疾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
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
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若能迎駕潼關
者當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衡及呂光帥
步騎四萬討之北海公重悉薊城之眾與洛會屯中山有眾十
萬五月竇衡等與洛戰於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
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石越自東萊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
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司馬光曰夫有功不賞
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爲治况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

之使其臣狃於爲逆行險徼幸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按伊闕在洛陽東南

中山今定州西海郡胡氏謂在居延則今涼州府鎮番縣西北

七年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於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何如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爲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爲之旋師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守斗福德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天道幽遠未易可知夫差孫皓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眾

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羣臣皆出獨畱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眾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

胡氏曰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

謂與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

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畱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堅不聽

八年 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

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

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

仇讎

胡氏曰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昔爲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

常思風塵之變以逞

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

爲詔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

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

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

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

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

然慕容楷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

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

胡氏曰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

甲子

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詔以尙書僕射謝石爲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元爲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郎將桓伊等眾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元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元不敢復言乃令張元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親朋畢集與元圍碁賭墅安碁常劣於元是日元懼便爲敵手而又不勝

胡氏曰元意不在碁故不能勝安

安遂游陟至夜乃還桓

沖深以根本爲憂遣精銳三千入衛京師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闕西藩宜畱以爲防沖對佐吏歎曰謝安石有

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眾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慕容垂拔鄖城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率眾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兵謝石謝元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於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胡氏曰融言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墜也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朱序來說石等以爲強弱異勢不如速降胡氏曰二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爲度支尙書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眾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

十一月謝元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未至十里
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
陽太守王詠又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
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石
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
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
弱也憮然始有懼色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元遣使
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
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
我眾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
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
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

胡氏曰兩陳相向退者謝元謝琰桓伊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

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馬倒爲晉兵所殺
秦兵遂潰元等乘勝追擊至於青岡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
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
息草行露宿胡氏曰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
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秦兵敗矣眾遂
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復
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堅中流矢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
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賜帛十匹縣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
樂自取危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
乎弗顧而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潛然流
涕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胡氏曰垂別擊
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
軍皆潰而垂軍獨全